



# 一块百年匾额 让临安遇见清末数学家方克猷

## 匾额上刻录的美好祝福、敬老品德,穿越古今,欲与后人说

本报记者 段罗君

孙飞虎,一个在临安天目山脚下长大的“80后”,十多年里利用闲暇时间倾心寻觅临安地方史料。

几天前,孙飞虎找到了一块百年匾额,很是激动,“这是我收藏的上千件地方史料中,最为珍贵的一件”。

孙飞虎说,这或许是唯一一块方克猷亲笔题写的匾额。

今年清明假期,孙飞虎的收藏圈里,有个安徽友人无意间提起,他在当地看到一块匾额,许是方克猷所写。“方克猷”这三个字早已镌刻在孙飞虎的脑海中,在他所收集的临安於潜籍乡贤史料中,有进士洪咨夔的《平斋文集》,有解元伍涵芬的《读书乐趣》,又有诗僧道潜的《参寥子诗集》,唯独缺少“几何大家”方克猷的史料。

方克猷是临安於潜方元人,清末著名数学家。1890年,20岁的方克猷远赴京城参加会试,中二甲,赐进士出身,成为於潜最后一个科举进士,任刑部主事,1896年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。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,方克猷作为随员参与和谈。

为官之余,方克猷不曾停下对数学的探索,著有《曲线考》《八线法衍》《四元术赘》等合刻为《方子壮数学》,还有《圆锥曲线说》、《尖锥术解》、《尖锥术衍》、《三角公式》、《勾股公式》、《火器真诀衍》等未刻。

孙飞虎听说后,心中很是激动,托友人前往确认。

友人所说的那块匾额,此时正闲置在安徽歙县农村一处老房子的杂物房里,落满灰尘。

揭开匾额上的报纸,仔细察看,左侧的落款为“赐进士出身 钦点主政特授贵州司方克猷拜题 大清光绪二十年岁次甲午小阳月穀旦立”。

“现在网上介绍方克猷的官职,他曾担任过刑部主事,但光绪版《於潜县志》里介绍得更为详细。”县志里“贵州司”三个字跃然纸上。孙飞虎确信,没错,这块匾额正是方克猷所题。

按捺住内心的激动,孙飞虎买下匾额,第二天便托友人将它从安徽运回杭州。

这是一块祝寿匾。匾额长约1.68米,宽0.63米,榉木材质。历经百年,虽有些发霉变黑,但“甲满花龄”四个金色大字,在黑色背景的衬托下依旧清晰可辨。这四个字可解释为:已年过六十,却如同花季年龄般年轻健康。它表达了题字之人对匾额主人健康长寿的美好祝愿。

这块祝寿匾,为何会出现在150公里开外的安徽?众人心中不免有些疑惑。

祝寿匾的题写时间为大清光绪二十年,这是方克猷考取进士的第四年。孙飞虎了解到,这块匾额的主人祖上也曾为官。或许,他100多年前与方克猷同朝为官。或许,他与方克猷是志同道合的挚友。孙飞虎分析,许是当时他的家中老人过寿,方克猷就亲笔题写匾额送上。

一方匾额刻录了过往的历史,许下的美好祝福、传下的敬老品德,穿越古今,与后人述说。

望着眼前这块祝寿匾,孙飞虎说,这或许是唯一一块方克猷亲笔题写的匾额。

不过,摆在孙飞虎面前的,还有一个难题。

历经百年,匾额损伤严重,多处出现发霉、虫蛀等情况,再加上运输途中不小心磕碰,导致匾额二次损伤。

孙飞虎拿到匾额后,小心翼翼进行了简单清理,便将其包装好,不敢再“轻举妄动”,“毕竟历经百年,木头已经很脆了,生怕一个不小心让它再次受伤。”

未来如何保存?这个问题一直在孙飞虎的脑海中萦绕,“只有将其保护好,才是对这位为官清廉的乡贤最好的慰藉。”

孙飞虎希望对匾额进行修复,让它更好地保存下来。



扫一扫  
看方克猷人生  
故事《方克猷,  
不只是数学家》

## 五千年前的独木舟 四千年前的牛脚印

### 你见过吗

#### 中国江南水乡博物馆即将开馆



独木舟

本报讯 2020年,钱江晚报·小时新闻记者曾驱车到杭州临平茅山遗址不远处的仓库,独家探访了2010年出土、历时10年修复完工的史前文明独木舟。它全长7米有余,距今约5000年,是国内考古发掘出土最长、最完整的独木舟。

不过,当时才刚出土的它长得可不像舟,而像块巨型卷曲的“木片”趴着,里面长啥样,根本看不到。

前两天,记者再次见到它时,独木舟终于“翻”过来了。现在它陈列在将于今年5月开张的中国江南水乡博物馆,远看像一块舰艇状的巧克力薄脆。舟身特别轻薄,有的地方只有一公分厚。

独木舟出土地茅山遗址,离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不远。有考古学家推测,茅山是良渚时期的粮食功能区,杭州出土了大量良渚时期的竹筏,说明竹筏可能是当时粮食运输的主要工具。而只有四五十厘米宽

的独木舟,用来运粮食显然效率太低,更可能是良渚人出行的交通工具,因为当时的水路四通八达。

但也有人“独木舟”有不同见解。这种槽型的构造,或许是盛放东西的,比如良渚时期人们已开始圈养牲口,“独木舟”一物多用,能变成猪圈牛棚里的食槽。

为了把它弄到博物馆,工作人员煞费苦心,特意定制了价值100多万元“金钟罩”。这个罩是用造价不菲的低反光玻璃打造的,罩内环境恒温恒湿,24小时实时监测。

经常逛博物馆的朋友知道,文博圈兄弟单位的宝贝经常互相借用做展览。什么样的文物是国内同行借不到的?答案是这艘独木舟。

不借的原因很简单,就是独木舟太脆弱了——即便哪个博物馆愿意花100多万元给它造个玻璃罩,一路小心翼翼从杭州运过去,最后完璧归赵,来回运输过程中实难保证它绝对安全。

所以,能对“独木舟”眼见为实的地方,只有江南水乡博物馆了。

中国江南水乡博物馆位于杭州临平人民广场东侧,馆藏文物挺多,目前轮换展出的有一千余件,除了“独木舟”外,还有好多重量级文物,其中不少是国家一级文物,比如良渚时期的良渚玉琮、三叉形器,西晋的青瓷谷仓、东汉的青瓷扁壶等等。

五千年前茅山的水稻田和四千多年前的牛脚印,这些特殊的泥质文物这次是首次展出。牛脚印的展位设计了一个玻璃展台,底下是一串仿制的牛脚印,大家可以一路和它们击掌,就能穿越四千多年,来到展柜前欣赏它。

“开玩笑,五千年前的水稻田和牛脚印,怎么可能保持到今天?”如果有人这样问,不妨去眼见为真。文物鉴定是科学严谨的,中国江南水乡博物馆不会忽悠人。

本报记者 施雯 通讯员 于秋娜



牛脚印